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五



雲間陳繼儒著

壽序

大宗伯陸平翁壽言後序

吾鄉宮保大宗伯陸公。天子凡兩賜存問。其九十
恩數視前加等。萬曆戊戌六月。專遣中書舍人以羊
酒采幣存公于家。一時士女傾城罷市。至疇食餼屋
往觀。公率大行伯達君以下郊迎使者。公輿而出。騎
而入。金冠緋衣。白眉黃髮。端笏馬上。顧盼凝遠。從容

炎暑中。灼然有童孺之色。可卽也。詔書在門。公虎拜稽首。事竣。則命元孫景元。以笄童趨謝闕庭。上以敬謹嘉公。又以齒德俱尊。優答公。朝廷求舊憲老之典。可謂極矣。伯達君手錄。玉音及鄉士大夫之嫻于頌者。彙爲壽言一卷。公謂王言在前。禮不可以序。乃特屬某記一言于末簡。余生晚。猶憶鄉父老言。公辛丑會試時。有太守王公華者。夢入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姓名也。覺而召公之婦翁李問之。李對曰。某生平不苟而已。是年遂以

春秋魁天下。入館局。會鄉衮同朝。數數引歸。自後新鄭江陵。虛揆席以待。而終不得籠公。公九十餘。距今辛丑。又垂一甲子矣。俛仰今昔。凡與公出入諷議。聯鑣竝笏。悉當時號稱一代偉人。名位姓氏。如雷如霆。後先參差。落落與晨星俱盡。而公齒髮不衰。聰明如故。每談前事。短言可以書紳。長言可以補史。使對公者。竟不知其爲四朝以來人物。卽少年晚進。公目擊其苑枯。而歷閱其陵谷滄桑之候。又不知家凡幾人。人凡幾世。轉眼六十年。棋局屢更。國手顛頓。其神闕

氣定。不着而常勝者。獨公一人耳。公未嘗典一正考。然海內正人君子。皆知以公爲師。亦未嘗授一世蔭。然舉伯達君最晚。而以進士歸養者。十年餘。又最孝。且賢。公淡中得濃。老中得嫩。雖蒼蒼者。有意于調停。輻輳之。亦由公見道明。取數寡。生平不苟之行。通於神明。宜若是之壽且康也。公阿羅相。輔以神仙骨。天神福。約以儒者風。故無貴賤。皆幸見公。而不敢望公。無遠近。皆祝公。而不能悉公。卽載在壽言者。特澥渤之一勺。泰岱之一石而已。雖然。古人有云。人臣上讚令德。則勒于家廟之罇壘。下敘私情。則書于宗塾之碑版。今朝野之頌禱于公者。抑何其洋洋灑灑也。敢弗記諸。若其稍可以報公。則今諸山有繪像。龍潭有專祠。輿有頌。國有史。或公之所以壽而不朽者。與。而終亦未能言公之萬一也。俟百歲。當更筆而記之。

壽項孟璜太史四十敘

吾友孟璜。項太史。以甲寅四十矣。社兄弟酌大斗壽之。堂。孟璜謝曰。蘓學士文章徧天下。而集中壽言不少見。徵文侑觴。非古也。陳子曰。三百篇。頌禱之詩。十居二三。春秋卿大夫聘問諸國。輒賦詩飲酒。以爲壽。豈論小年大年哉。孟璜僅四十。其胸中包絡古今之書。幾萬卷。其目中歷盡菀枯譽誹。向背炎涼之態。幾百變。蓋年雖少。而文行則祭酒也。衡量裁鑒。則老尊宿也。孟璜不觴。則誰當壽者。孟璜亦笑曰。我嘗攬鏡。

自照。視渭川叟則誠少。若以視周郎二十四而經略中原。則太老矣。諸君不我觴。又誰當壽者。雖然。非我志也。江南卑濕。四十早衰。吾嘗心憐梁武之言。而不意身遘之。蓋少而成名。長而冉冉林藪者。且數年矣。陳子曰。寧惟孟璜。昔君家小司馬少溪公。負經世之畧。與江陵抵吾歸。玄池公勅兵薊門。脫叛卒數千人於死地。竟未及通顯而止。憐才者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者如嚴霜。一寒透骨。項氏之不遇也。獨孟璜也歟哉。今孟璜知命待時。闔門養重。非異人不迎。非異

書不讀。舌記而掌錄。朝修而暮纂。豈特木天貴人無此精專。卽蘭臺石室之藏。恐未必見此秘籍耳。悠悠俗目。不盡知孟璜。而孟璜亦不屑求知於當世。書癖以破岑寂。酒癖以破牢騷。好古之癖以破俗韻。其他非爲德於鄉。則節口量腹。以緩急其族之貧者。雖客至。嚙恥。歲詘橐恥。勿問也。方今中外時局。以爭殿之虎。而角戰野之龍。以雌黃之口。而灑玄黃之血。明哲君子。非學申屠蟠。則徐孺子耳。假令孟璜而處今日。既不願奪捷走險。以挑時譽。又不能庸庸悶悶。爲無

口瓠不鳴蟬。則何如擁書南面。高臥北牕。之爲快也。子瞻遷謫時。當海舶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長希恩放歸里。得款段一僕。往來瑞草橋。便如極樂國。古人功名仕宦之際。乃如此。今孟璜家食之樂。不啻過之。而况著書日益多。清名日益著。幸而遇。爲晚年之蘇學士。不則猶勝窮山瘴海。萬里未歸之子瞻。孟璜安往而不自得哉。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在高而先焚。蠖蟄必申。鵬息必飛。孟璜尚四十。盛衰倚伏。名位未可量也。於是社兄弟斟酒起爲壽。大笑而別。

壽玄宰董太史六十序

甲寅春王之十九日。太史玄宰董公六十矣。遠近來錦羞璧。謀介壽於公。而公預勅門者無內客。無獻廷實。曰。我將與陳子探梅山中。或放而至於三泖五湖。犢車漁舸。不得而跡也。而華亭侯鄭公。則謂陳子曰。吾師他人辭。而難辭之子。子實習我師。盍爲我屬一言。以佐觴。某與公少有惠莊之契。晚而相期爲楊許碧落之游。而未有以應也。頃公雖六十。神明壯旺。如三四十許人。其名方噪於啓事。而津津於有道賢士。

大夫之口。中外想望公者。卽東山不出。洛下不相。而班孟堅。蘭臺范蔚宗之詹事。則公舊物也。而公意獨不爾。嘗謂余曰。吾曹無他覲。博得一活勝人足矣。余曰。公有三無。筆下無疑。眼中無翳。胸中無一點殺機。此三者皆公壽徵也。公大笑以余爲知言。而自余以外。亦鮮有能盡公之奇者。公科第高。言語妙。天下度無可一世。而寒生晚進。操稅謁公。至與之衡禮。順流而談。無所忤。亦無所揀擇。則甚奇。或一餉而接數士。一日而發數十函書。緩急乞覓。多恒順如意以去。則甚奇。端居則神游四海。廣坐雖鐘鼓鏗訇。絲肉雜奏。湛然如不見不聞。則甚奇。自禁近出爲藩憲。落落幾十五年。瀟灑咏歌如平生。而無怨誹不自怡之色。凡邇來路岐而徑捷者。公差而不忍爲也。則甚奇。不禪而得禪之解脫。不玄而得玄之自然。不講學而得學之正直忠厚。則甚奇。揮毫掃素。簇簇如行蠶。閃閃如迅霆飛電。山僧逸民狎得之。而上相巨卿。豪璫貴戚。欲乞公尺寸而不可得。則甚奇。書畫出公手。無十一而借名衣食者。其贗筆往往播傳於輦轂。流通於外。

夷殘煤短楮。購募餅金。當吾世而目見其聲價百倍者。惟公一人而已。則甚奇。泛然受。悠然辭。泊然若無所事事。而品騰物情之向背。與時局之變遷。他人累百言而不足者。而公片語必快心。其事或發於三五年之後。其人或隔數千里而遙。公輒射輒破的。輒斷輒左驗。則甚奇。公之奇。爲文章翰墨所掩。而公休休之量。斷斷之識。又爲才名所掩。有如且晚賜環。延對便殿。其筆下無疑。可以爲真史臣。眼中無翳。胸中無殺機。可以爲名宰相。而顧時起時躓。旋推旋阻。天祿之藜。發而爲名山之副草。膚寸之雲。公施於二三同志。未雨天下而雨一方。則吾華亭鄭侯是也。夫鄭侯爲衆父。而公爲衆父父。公之壽於鄉。不旣多乎。公巳丑榜。最號得人。徂名者名不立。學道者道不効。公乘運委蛇。身名俱泰。天下以公之文章翰墨。比於米襄陽。蘇眉山。雖恩寵知遇不如。而公有元章之悅生。無子瞻嶺海之困頓。則所謂博得一活勝人。公真饒有之矣。而况更有必不勝朽者在也。鄭侯笑曰。善。昔趙綰爲相。言師申公。帝遣蒲璧。惟恐後。而申公巳九十

餘矣。師未艾，不敢以此事公。但聞公却避觴者，行且西出關，請學令尹喜望氣而迎。公卽不爲強著書，其姑緩青犢爲我飲長春一杯酒。

壽包瑞溪先生六十敘

先生以癸巳稱六十矣。性簡重，不敢以牲醴鐘鼓勤其鄉之宗人賓客。乃與甌麤子出而游于峯泖之濱，不佞某，先生之小友也。無敢以俗禮溷，遂謀之愚谷子，操空言爲壽，而折梅花與山中之鹿以侑之。夫先生自含香郎爲秉鐸憲大夫，蓋浮沉宦轍者幾十年。吾生晚，不能盡知先生。自先生之折節而下，不佞于委巷之廬，及相與就暱，修布衣交，然後退而少盡其奇。先生所謂天下之至人也。夫世之尊官長者，大較

可見矣。非高車大纛。歌舞臺榭。爲匹夫匹婦觀。則日
捉牙籌。鑿三窟以穴子孫。而久之卒落于游閒之手。
散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尊官長者。誠知其後之
必至于此。曷若放而縱轡于寥廓之野。以庶幾哲人
之尊生。直爲此眈眈也。先生寧靜澹泊。超然出于天
際。俗籠時局。不得而繫之。此何足以奇先生。而先生
之奇。世人不能望其萬一者。先生居家孝友。子姓凜
凜。動遵禮法。不失尺寸。而先生未嘗并以檢押人。則
甚奇。賢豪借譽。飢寒借色。一諾不渝。千里必赴。則甚
奇。平生經國大畧。嚴若武庫。深若重淵。而有時嘿然
端坐。曾不知其爲大人先生。則甚奇。喜與人同功。而
至不惜與人同過。則甚奇。可以廊廟。可以山林。可以
方之內。可以方之外。則甚奇。進而莊嚴于鄉老之社。
退而婆娑于少年之場。則甚奇。人德之不應。或中之
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詬。亦不應。一言渙釋。解衣握手。
驩然無忤。則甚奇。起自名家。復起自少年高第。爲鄉
祭酒。爲邦典型。而或布衣葛屨。或下車徒步。則甚奇。
不逃禪。不佞佛。而能不妄語。不宰殺。不吝信施。不膳

兼味則甚奇。孜孜爲善。自子姓而下。兒童賤隸皆化之。則甚奇。胸中了了。明智若神。而往往絕臧否。含瑕類。則甚奇。人以此相加重。而不忍以此相加欺。則甚奇。六十矣。而不倦游。碧瞳丹輔。行無杖。坐無几也。則甚奇。若是者。是真天下之至人也。先生蓋嘗以無咎無譽自處。以不夷不惠處人。以知足知止處造化。故有東方生之吏隱。而斥其滑。有榮啓期之健。而去其貧。有白香山之適。而無蘭消玉殞之悲。有陶元亮之淡。而無攢眉白蓮之苦。有蘇子瞻之達。而無流離放黜。皓首窮海之憂。若先生真可謂壽而康矣。夫先生既壽且康。則縱游五岳之期。當必與不佞野人共之。他日山冠田衣。長鑿短杖。清歌幽嘯。而入松花芝草之叢。則此鹿且百歲。能負而走矣。使天下望見吾兩人。如甌毘子之從先生者。曰。此青山白雲東西南北之人也。豈不樂哉。

壽岡卿大咸馮先生六十敘

往戊午大馮君元颺。小馮君元颺。同舉於鄉。壬戌颺先登。舉朝額手云。此大咸先生子也。先生繇刑曹郎。讞獄豫章。豫章無冤民。其于公高門之報耶。余曰。君未聞馮太守襄陽事耳。當稅監陳鳳鎮武昌。韋緹騎坐襄陽。不狐不鼠。飛而食人。蓋負嵎虎也。其間勝衫給事。衣緋拖綠者。非鬪頭養子。則大腹長鬣。駟市魁鼓作威勢。割剝人物。卽監司臺使者。第相顧太息。莫可誰何而已。先生曰。襄陽動。則全楚動。而天下與之。

俱動。頃者滇以火。秦以毒。遼以兵。閩且窘。御史中丞而狎侮之。涓涓江河。青青斧柯。此其時矣。乃密授方畧。縛韋緹。騎置之。法勅市人家。投束薪。燔其廬。烈焰四起。積賄一空。道途歡呼如雷震。先生緩緩乘肩輿還署。課兒讀書。不輟聲。鳳慚憤。百計謀蝟先生。不遷者九年所矣。家居孝友。削跡公庭。官至太僕卿。猶貸子母錢爲用。寓書小馮君。僅搜十金寄之。其清絕如此。襄陽父老。侈說馮太守稅璫事。至今面有怖色。而先生談笑遜謝曰。此曹畏先皇帝三尺法。非畏馮太守也。大抵彈論寺人者。輒指引漢唐爲証。而余謂不然。吾朝不典兵。不監軍。不參機密。不與援立定策。不呼翁。不呼將軍。不侯不王。卽開採權稅之役。直以老奴下儻畜之。差有不法。小則鯨且逐。大則保且誅。誰敢有越厥志者。廩廩太阿之柄。操之先帝。而授之子孫。故

顯宗奉遺詔。急撤天下之稅。使

今上御大寶。盡召天下之正人。則大咸先生其一已。昔漢元帝欲用馮奉世。馮野王。迄爲石顯所格。廢不

用來瑱在襄陽。程元振請託不從。諧瑱言涉不軌。唐代宗削瑱官。流播州不返。此皆馮氏與襄陽之已事也。先生更

三帝神明之朝。又當羣璫見睨雪消之日。雖石顯元振輩。不覺掉尾弭項。以就先生之鉗勒。真英雄縛虎手哉。夫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元老壯猷。舍先生其誰與語。大小馮君勅舍人治裝同籍諸兄弟。置酒春明門內。側耳屬車之音矣。

壽瑯琊王閑仲先生六十敘

瑯琊王長公司寇。次公奉常。文苑代興。學士大夫擬于眉山兩蘇氏。而閑仲以束髮知名。早九試輒冠軍。海內傳誦其文。不去口。曰鳳麟衣鉢。定屬此君。甲午繇明經中北闈榜。司寇奉常已前逝。而獨王文肅公父子奇重之。操木天貴人相待。逡巡三十載。數奇不前。謁選憲幕。竟歸。識者相爲慨然。而余獨笑曰。閑仲此舉大有識。夫以閑仲卓犖命世才。俯首而攻時調。扛鼎弄丸。何所施而不可。第精爽稍稍非昔矣。卽與

子彥寒裳匍匐而就計偕。馬背續殘夢。蝸角戰虛名。閑仲其能忍此否。鄭那司馬以來。連圭疊笏。長戟高幡。門庭世世不乏。而身稱老孝廉。又稱老叅軍。謁御史大夫。跼踏折腰。需郎官太守俸。歸飽妻孥。抑何卑也。又何憊也。閑仲其能忍此否。今閑仲置身于不潛不見。若夷若惠之間。先世之萬軸牙籤。付之子彥。法書名畫。金石鼎彝。付之子彥。弄幼兒。耽著述。雄文大篇。長歌細律。皆綜覈故實。描寫情形。不妄襲一字。不泛置一詞。刻成攝月樓稿。悉翻兩先生杼柚。而鬱鬱

芊芊之氣。自覺其秀而可傳。恨兩先生未及見之耳。子彥美少年。精嫺經術。通達國體。檢戒舍人兒。每以溷吏庭。旁獵戶外事。爲可耻。閑仲父子相師。更有重于公西華之朋友處者。家風如是。豈必拋晚景之桑榆。而就出山之小草哉。往者瑯琊諸君。或跌宕少年場。或馳逐大人游。或談宗。或談氣節性命。瞠目甚口。噉名者尾而隨之。予獨窺閑仲口無流涎。兩眉端亦絕無栩栩羨色。卿用卿法。我用我法。卓識玄覽。早已覺于玄黃未血之先進。不倚冰山。退不墮火宅。鄴侯

書。仲長園。陶令田。步兵酒。造化悉扁而留之。以待閑
仲。卽眉山蘓氏父子。未必享此太平清樂也。自今以
始。左手呼淵季。右手挽子顒。晞秋髮之披肩。沐朝霞
之掬面。優哉游哉。但解富有日新。以儲攝月樓著作
而已。余曩與閑仲頗自負。丙午卽向白石山前。補百
毳衲。炊三足鐺。齶齶作瞌睡漢久矣。閑仲能來一訪
我乎。我將斫鱸擷蓴。起爲閑仲壽。嘆舊好之晨星。顧
新髭之如雪。三百枯棊。十千美酒。卽信宿流連。猶恨
晚也。居然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少陵此詩。得無爲
我兩人設耶。世路悠悠。則請付之洗耳。

壽查仍素先生六十敘
往余訪馮茂遠于當湖。因識查仍素先生。是時茂遠載酒出北郊。與先生狎坐。披賞晚香堂新帖。漏盡抵茂遠別墅。燃燭登樓。所偕有奇客。一日夜徒步六百里。有異僧善飲。至數斗。指禍福多中。言語沸發。而先生巖然不動如山。余心知其爲有道君子也。明發茂遠放馴雀一雙。往來霄漢田渚間。採芙蓉。摘柑橘。酌酒黃花而別。茂遠種梅幾四十畝。約春時再游梅下。余逡巡未果。而先生以今年庚申稱六十矣。查氏海

上右族纓冕四世。先生肩戶下帷。無錦衣玉食之習。出試童子科。入與公度公權仲魯輩結社。摩壘相攻。數拔幟而出。晚年厭薄舉子業。游心洙泗竺乾之書。俯而讀。仰而思。其稱引指示羣子姓。率王文成以上諸名公嘉言懿行。淺者解頤。深者沃人肺腑。溫如挾纊。醉如飲醇。嚴如畏友。導師有凜然不可犯之色。兩季後先歿。先生撫其遺孤。部署其寸田尺宅。孳子母而息之。拓貲倍曩昔。悉秋毫皆授二孤。遂以名士亢宗。同室兄有繼產。先生義不受。遜之嗣子。其他飢寒借色。吉凶借力。解調紛難。借梟於柳下。借矢于魯連者。尤不可勝紀。而先生則逡巡三讓而不任德也。所居有龍尾。諸名山。時時携羣從嘯咏其上。洒雲弄月。達旦忘歸。歲時伏臘。過從諸父老子弟。傾尊卜爵。飲不人後。醉不人先。今春秋六十。敏武善噉。猶類三四十許健少年。隱耶。仙耶。其洙泗竺乾氏之徒耶。先生不欲自名。而人亦無能以一偏名先生。蓋幾于逃六鑿。游四虛。栩栩于華胥之鄉。齁齁于混沌之譜。小年大年。吾不得竟之矣。先生有甥曰茂遠。嚴事如察父。

今以十月之朔率公度公權與仲魯諸君子雁行壽
先生適當小春風日晴麗釀黃花以爲酒褰芙蓉以
爲裳遙憶人間之樂度無有踰先生者恨余爲客所
絆不得從先生拍游其間而藉手壽言以獻俟先生
百歲時同遊茂遠別墅度梅花四十畝烟幹如鉄雙
雀骨老能負我兩人而飛矣

壽益吾凌孝子六十敘

武林有凌孝子六十矣。王君元建走書白石山徵祝
詞于陳子曰。凌公闇修士也。前諸文學博士。上狀郡
邑長。以及臺察。舉古德行科。賜楔棹旌閭。里聞鼓吹
聲。傾街洞巷。掖老襁幼而擁觀之。孝子謝不敢當。而
以子山澤之言奏。度必且嘖然而進一觴。凌公益吾
者。給諫二洲公之仲子。廣西太守梓崖公之繼子也。
精嫻經術。學使紫溪晴原兩先生拔爲冠軍。餽于官。
太守公五十艱子爲曲圖置副。默禱舉雄。調護嫡庶。

間最爲心苦。守本生親喪不應試。弱冠妻亾。畢身不
再娶。鼎新家廟。推遜分產。捐貲行營高冢。蓋廩廩篤
行長者也。孟秋葬本生母。將啓父窆。合祔焉。啓壙。水
黑。樞腐。公一見慘駭。號天慟地者。三日夜。遂至廢明
不能療。或云劣地師誤人。於公何尤。公得無過乎。陳
子曰。昔梁有中書郎殷不害。魏兵入江陵。尋母所在。
雪天行哭。見死人填溝中。卽投身捧視。舉體凍僵。始
得母尸。大哭欲氣絕。權葬江陵界中。宋有孫法宗。遇
亂。以父尸不測。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者。十
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逢。遂衰經終身。自
來奇男子。皆至性過人。殷不害不暇顧寒雪凍僵。孫
法宗不暇顧臂脛血肉。而凌孝子何暇顧有目無目
乎。目今朝野更局。日異月新。不風之波。何刻蔑有。
夷狄橫行。猶嚴門戶。飢饉叠見。猶競奢靡。種種魔事。
非復公六十年前景象時。公以有道處此。自當閉目
不窺。恥爭魑魅之光耳。吾聞張湛云。減思慮。專內視。
老子云。聖人爲腹不爲目。此實養生家要言。而公暗
合古法。則篤壽何疑焉。天道不應無知。何故使公無

目天道有知終不應使公無報。今報以康寧。報以元
徵吉徵兩名士。又報以旌廬表門之典。俾公孝行與
世人千手千眼共見之。天何負於凌公哉。若子夏喪
親未有聞而喪子喪明。韓熙載敝衣芒履作瞽者。乞
食於歌姬院。多見譏名賢而無補世教。不若公于父
子夫婦之倫。孝義皆可風也。故作敘一通。次于濟南
瑯琊凌大母大節解後。而并以祝公百歲之觴。

壽陸仲華先生六十敘

余少好曠閒。考室山澗。覆以茅椒。將以爲灌息寤寐
之所。而蹈道不固。強向人間授書。每思梁武有云。賓
客蘭通。公卿罕預。意嘗誦而愧之。間於瑯琊絃誦之
暇。與二三同志。行游郊墟。晚得陸仲華先生。蓋婁東
隱君子也。陸氏自薇菴晉川兩公。以風流文采。照映
一時。而仲華繼之。仰藉先闕。風軌穆如。孝友恭儉。信
於里黨。蓋嘗隸博士之籍者。四十年。而才高數奇。遂
此不復與羣從襍裾爭席矣。南郭之陽。有墓田在焉。

先生於是漉泥芟艸。穿池引流。地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藥欄竹塢。參差蔚蒼。臨之以草堂。樊之以槿垣。紆折之以柏徑。蔬圃紅橋。翠幕綠窗。素屏先生日高枕讀書。甚樂也。余嘗一過訪。盤餐錯進。觴奕間作。奇茗異香。不速而至。倚孤亭。坐盤石。出視籬落之外。江檣亂飛。田塍如織。主客俱在圖畫中。但憂老耳。先生捧腹笑曰。君非知我者。僕六十飲噉不少衰。入抱膝上兒。出對座上客。登壇賦詩。如幽燕健將。爲人排解紛難。如關隴十五俠少年。其他掃籜買花。種魚洗霍。殆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有是哉。先生者。蓋不官之淵明。不貧之榮啓期。不抱甕之漢陰丈人。而有子之白樂天也。且今甫六十。余齒肩隨。當歲歲過婁東。與先生共尋人外之樂。度手種樹已徑圍。兒亦讀父書。稱知名士矣。

壽康孟修先生六十敘

往余與玄宰從孟修游。時在城闈中。每見具香茗。或小飲微醺。所談非禪則詩。其性如山麋野雀。未嘗不在長林豐艸間也。孟修不奈俗。又不喜治家人產。門風孝友。雍雍無間言。卽終身待人。未嘗有譙讓之聲。與驕諂之色。舉止清疎。神情蕭爽。當時未五十。眉髮鬢鬢如着初雪。望見者疑爲山澤列仙之儒。豈城市可得而狎見者。近二十年。不復遇孟修。卽遇不數數。去郡十里餘。卜居避世。凡故交知識罕見其面。其古

者龐德公蘇雲卿之流歟。孟修所居田皆中下。多空
陂大澤。及三四老楓古藤。因築圍結廬其間。繞田皆
編槿插籬。塍岸曲折。不見關扉。啓扉花竹蒙茸。不見
徑通。徑轉板橋回互。不見樓庫庖廡。脩竹偉木。碍日
筵天。翠微蔚曖。惟聞春日機杼聲。客至輒留。留輒傾
日夜。仰見薔薇紫藤。高懸樹顛者數百尺。秋深紅葉
與芙蓉葦花相映帶。鷗鳧雞犬。見人皆有傲色。則孟
修可知矣。孟修一歲常寡出。出必佳山水。所交無雜
賓。必當世豪士偉人。耆舊老衲。餘則倚杖閱耕。閉門
釀黍。大兒讀。小兒抱。不知人間莞枯。譏稱爲何物。蓋
目前真隱真樂。無過我孟修者。余陳書數篋。山裝一
具。秋圃春田。去孟修不遠。而聲影未消。悔吝旋起。王
景玄有云。奇士必龍居深藏。林宗輩不足識也。余實
于孟修有深愧焉。孟修今六十。白髮不加短。赤權丹
輔。不改如少年時。手種核成花。竹成林。樹成拱。三十
畝之宮。遂成一深山大壑。如桃源苧村者然。文初成。
竊謂孟修居然成一龐德公蘇雲卿。置之高士傳。逸
民史中。無愧色。吾師乎。吾師乎。可以樂而老。老而忘

茗復如初。余嘗倦而假宿。數見以爲故常。而今不可復得矣。廷韓以後。騷社寥寥。客不復訪師。師亦無所事。客日掃一小閣。六時禪誦。晚年更就閣下耳房。精修淨土。髮白齒豁。而束身戒律不少衰。每談壯年五臺游。及向來酒人韻流。跌宕酣呼。如夢中相似。目前惟董太史。唐孝廉。陸大行。吾師何司理。與余追隨舊游。時向枯葉古殿。一再尋師。而師尚能雍容矩步。笑而送客。行不借掖。手不支筇。其百歲故可待也。師之師爲長壽佛。不拘拘世相。第吾曹喜師耆舊在望。遠近皈依。辛苦飯僧。而不欲披緇擊鉢。爲居士宰官說法。而不欲談玄說妙。痛棒熱喝。爲窠臼禪。古有本色住山人者。非師而誰。故樂爲文以壽之者如此。

壽滬海陳先生七十敘

海上滬海陳公。解中州學政歸。闔門養重者若而年。特召公觀察使。與崇邑繩齋許公同轄晉藩。識者額手曰。此京師不通書之唐介。政府不奏記之劉元城也。主爵何自而知之。非久且擢卿寺。賜節鉞。而公堅臥不欲前。笑謂勸駕老曰。無妄言。吾壬子七十矣。姑趣酒進我。於是海上客屬陳子一言以介觴。陳子曰。古者官評鄉行合爲一。今分爲二。士大夫居官。外有臺察。內有考功令。史有筆。諍臣有簡。禮法家轉睛相

屬耽耽焉。執清議繩其後。孰敢有越厥志。而後爲鄉先生。或不然。鄉先生之行。無若漢陳太丘。有爭論者。輒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余嘗疑蔚宗氏。頗有所描畫矣。今觀于吾鄉陳公。去太丘豈遠也。公司刑刑清。飭兵兵整。察吏吏肅。字民民安。造士士興。敷歷二京三楚兩河之間。名實加于上下。李本寧太史。詳哉言之矣。而予獨雅重公鄉行。自少至老無間言。公未登賢書。勁挺自好。精神清審。時然後言。旣成進士。絕不與里閭事。亦不與操邑大夫權。與人交。魚魚雅雅。和氣可搏掬也。雜以非義。卽面赤髮指。雖親厚無所貸。蓋生平未嘗干人以私。而人不敢以私干公。三獻之璧。四知之金。非特望廬而退。及門而返。且鮮有謀公於心口間者。公論事必分別邪正。論人必先分別小人君子。以熱腸憐才。以冷面疾惡。久則郡縣嚴重之。小有所創革。曰。陳公得無不可。里有不潔。與檢格者。動色相戒曰。無令陳公知之。公真吾鄉之陳太丘也。然太丘道廣。未免爲中常侍侯覽張讓屈。而公決不輕假。易地而處之。其百折不回之氣。千仞

不下之色。度且雪峻於太丘公。鄉行如此。而宦業可知矣。公去國。朝野之風氣。日變日新。公中立屹然無所加損。流覽圖史。平章花木。間爲詩若文。以擬于古。所謂公是先生。公非先生者。挑之時局不應。挑之古學不應。甚則投之以雞肋。嚇之以腐鼠。亦不應。蔗境彌甘。薑境彌辣。垂今日而公七十年之故。吾尚在。非獨行君子歟。公與棠邑許公同籍。復同調。其年齒召命又同時。棠邑猶善飯。皂帽布襦。人莫得而測識之。而公亦碧瞳丹顴。春秋著書不輟。兩公盍不出而登朝。使後生晚達。當末世而親見古之真狂真狷。豈不快哉。昔司徒陳耽。太尉楊賜。每拜公卿。輒嘆實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今夔龍滿朝。何有耆舊如公。而久潛人後者。公無讓。且暮駕蒲壁。迎公于鄉矣。

壽元輔少師瑤翁申公七十敘

禮大夫七十致政。吳門申公少師。解相印凡十年餘。而甲辰秋始稱七十。邦君諸侯登歌者。趾錯堂下。鉞山令顧禮初束幣及門。徵文于布衣陳子。陳子辭者三。禮初曰。僕受知申公。復托太僕孝廉兄弟葭莩之末。誼不可無一言。且文富公。不有布衣堯夫乎。請毋讓。儒不佞。少受太原王公聘。讀書婁江間。居恒太原語。次公。輒嘆曰。申公天人也。公練達國事。決機應變。提出人意表。上不時出片紙。勅黃門立索回奏。公

從容裁答。溫而且理。其他號令大冊。府檄軍符。及四方如山之牘。駐筆立辦。悉中甘苦。真可使人主解頤。老吏宿將。面談于千萬里之外。公每事務持大體。性不喜伉岸儼薄。挑取時譽。而一切以弘雅博大爲宗。好獎士類。而人負之。客有道其事。非笑則嘆。公相度相才。舉世無兩。而予獨謂公與太原和衷一德。此尤相業第一根本耳。兩公生同郡。同榜。同鼎甲。同詞垣。政府。同奉朝請。家居同壘。書存問。自卯及辰。後先稱七十。又同。此皆巧值天人之奇合。而正人君子之大同不在是。曩江陵以名法治國。虎負不可下。龍亢不復顧。蓋陰握官府之權。幾十年。而公繼之。權者。人臣之所不敢受也。公委蛇異謝。以歸人主。少年喜事。將回面而嚮太原。太原不爲動。公無猜色。亦無猜心。凡一哺一握。一笑一顰。無不與王公揭日月而共之。如定。壽宮。剪鯨宦。止內操。絕開採。扶言路。翼。皇儲。內調衆心。外調衆口。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此公與太原之所同也。魏知古始爲姚崇引用。崇反。銜之。韓休以蕭嵩薦。嵩更不協。自古鼎席之地。爨端易。

生元和諸君特其太甚者耳。端溪之貶。門集賀賓。襄陽之朝。口騰僞讖。雞方索鬪。何暇司鳴。釜且沸爇。誰能調鼎。古人所以嘆羨於丙魏也。閣臣自肅廟以來。其賢者。卽不盡如唐之牛李。然物情反覆。大約可覩矣。自公與太原竝領機務。謀不害同。同不傷政。凡閣中向來膠粘不解之疑城。至二公始破。公歸而朝局已變。今且小聞周公召公之言。轉思十年前兩君子同心輔政。豈可復得哉。頃公與太原里居。相望百里。歲未嘗一再覲。覲則無信宿。遂別。公賓至如歸。而太原公畏客若逃。空虛。公少太原僅一歲。太原性怯寒暑。手料方藥。僂然若不勝。而公灼灼有孺子之色。太原一食三嘆。驩無餘幾。公陶輿謝屐。無所不縱賞。汰寫生趣。以迎吉祥。度其神情趣舍。迥若別調。絕不能事事懸合。而後知兩公之立朝。非苟爲同而已也。昔文富致政歸。悉士大夫壽而賢者。置酒相樂。圖形妙覺僧舍。賓主凡十有二人。而堯夫不與。竊嘗怪堯夫居洛中。當時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迓。司馬公獨不爲留者。英一席地耶。豈堯夫以布衣硜硜之節。

恥與鄉衮躑躅。士大夫亦有不得而強之者耶。夫引分守道。堯夫且然而儒則何敢以言壽公。禮初日。否。否。峯巒金碧。幕以白雲。山龍華蟲。火藻粉米。而以荷衣蕙帶。介于其間。兩相蔚映。無妨異同。且聞公花下小車。相遲久矣。予謝不敏。姑授簡禮初而佐公一觴。

壽孫太公七十敘

余畏客喜出東郊游。柳岸荻渚間。有衡泌在焉。孫太公侍洲。舊隱處也。太公本世家。其祖好讀丹經。與鍊師游。產廢。雁洲翁授經里中。兒積糈營一畝宮。破垣敗茆。賦詩鼓琴。甚樂也。雁洲翁多痿疾。臥輒經旬月。或累歲不起。卽起輒厓頓。循牆捫壁而已。太公負抱鴈洲。出入與俱者。凡十五年。鴈洲翁疾漸瘳。有客策子母驢入門。食庭下蔬。鴈洲翁笑曰。我得此驢兒。可弛負抱矣。客如命。留母贈子。鴈洲翁得乘驢游市中。

每上驢背。太公如掖小兒狀。整鞍引韁。按衣裾置尻下。視安行數十步。始安心而入。聞墻外驢鳴歸。扶掖亦如之。挫草量水。已具棧下矣。鴈洲翁多名賢之交。太公肅客。真率中禮。宛轉願父心。居恒非分蜂釣魚。則種豆莠菊。少綜岐黃書。有異方病而乞藥者。輒應。貧無取報謝者。畀藥如初。子幼者馴謹。守門戶。長者世聲。妙文翰。出則丞相施床。歸則名公卿士。呵噉坊陌。其所居花竹依然。而草堂加腐而新。湘襲芸裹之書。加床而屋。太公褐加綺。市沽加名釀。折芟烹瓠。加而爲築肉盈簋。太公每嘆曰。有兒如此。恨不令我父見之。雖然。我以此老無恨矣。余憶髮覆額。吾師雲汀先生。率余謁見鴈洲翁。比長與太公及世聲兄弟游。甚數。目見樹杪藤躡蟠結。可醉坐。庭槐交蔭。午不見日。皆太公手植也。太公今七十矣。負隱君子之行。而世無式閭。問太公者。余故命子墨陳詞。而屬世聲侑觴。以進焉。他日郡志。撰逸民孝義一小傳。或有徵余文。

曹郎再晉都水奉勅監惠通二河公募民開濬白河歲省水衡錢十萬餘計漕艘便之孔侍御特疏奏聞于朝云家傳金簡玉字之書躬遡沙壅水流之勢真實錄也會爲細人蜚流言當路遂挂考功法聞者皆爲公露齷不平而公恬不屑意卽貽書同列猶以河事相規皆鑿鑿中窾會洞情實或先發于數十年前或立應于數千里外若使援夏忠靖劉忠宣故事由冬官郎正卿席夫亦何愧不然駕輕就熟家傳而廷獻之老司空行河舊緒公可繅而理也天授國家以河臣而頓之於茗水寂寞之濱若而年今且七十髮垂垂且雪矣余嘗謂河臣與邊吏迥別今士大夫骯髒磊砢橫刀相揖高談九大鎮兵事非書生浮氣則故老陳言獨河之血脉微而利害鉅與天險爭與王氣爭與中朝之群喙爭老司空能授之公而公不能得之司空又不能得之面墻豐蔀之輩公其如河哉邊事可以揣摩河事必由傳授面命之躬親之又歷試以練其膽久任以老其才河有世臣則世無河患矣自公高臥後治河使者舟行木末泛泛然隨

鳧上下刻泥如畫脂鏤冰。歲費金錢如漏卮破釜。公
父子當任。豈至糜耗至此。昔者老司空三罷而三
召之。三召而又三褫之。賴公純孝。洒血上書。垂老訟
言於朝。獲賜卹典。雖廷議大見昌明。而公數年前
胸中全河之端木。百不及試。一干霄之木。偃于巖間。
濟川之舟。橫於渡口。吾非獨爲公老惜。實爲國家之
河費惜也。公進不伸於朝。退而肱其枕中之秘。以
教二子。長公太學。次公西臺。皆精博辨麗。工文章詞
翰。異日撰公家河渠書。溝洫志。如司馬談之有遷。班
固之有彪。登天府。麗郡牒。其所以壽公者。又不與人
間之大年小年。較短長也。公寧無輾然而進一觴否。

又三

賜

壽楊太公七十敘

侍御楊公之按吳越也。其率屬以推誠任素為主。其督鹽策以寬商恤竈為主。其調朝野之局以渙小羣萃大羣化異為同為主。瀕行之日松父老堵而告曰。吾儕百日中若不知有侍御臨郡者。既行而見繪像者擁門執香者導塗而後知有侍御在也。侍御為誰。曰。楚楊公。所居何地。曰。古武陵桃源。父為誰。曰。太公七十矣。積學貢于鄉。以子貴封矣。其孫弱冠成進士矣。父老曰。汝何從知之。陳子曰。侍御嘗顧余草堂。徵

文爲壽。具言太公恢疎魁岸。嶽寄磊落人也。束髮攻文章。蹭蹬場屋。以老性不喜治生產。而好爲人脫急。緩禍。不責人報。不使人知其慷慨赴義。徒步躍馬。雖老。雨甚風莫能遮止。侍御公初爲長安令。經營滿咸陽者。至不避鬼矢。鼎鑊。太公聞而笑曰。兒得我骨。文弱賈勇游太華。峩眉歸。又笑曰。孫得我膽。蓋少而授書。長而教以忠孝廉潔。廩廩然。惟居盈處亢之是懼。今立朝居鄉。一切以嬰兒真性處之。父子祖孫之間。間且觴則觴。奕則奕。歌則歌。宛然牽衣索果。繞膝分甘時也。夫五倫之中。兄弟狎則傲。朋友喋則瀆。婦子嘻則索。惟君臣主泰。而父子主和。公西華父子。所謂朋友處者也。然章甫束帶。趨廟立朝之重典。孔子不他與。而與公西華氏。曾子之養親也。如事嚴主。烈君。然援木擊之。有頃始蘇。子聞之。愀然不樂曰。參乎來。勿內也。由此觀之。人子豈必拘檢束縮之爲孝也哉。嘗讀文弱之記曰。山水之奇。以曲而生。直而散。余謂孩提之樂。以直而生。曲而散。彼其乾啼濕哭。饑嗔飽喜。此真性情也。縛筍以爲輿。執芟以爲蓋。文襁錦

禮。阿噉而前導之曰。官且至此。真功名也。老人坐繩床。子孫擘棗捧饗。擁項而進之。口不及受。噴而流涎。傴僂歌舞以爲樂。此真禮樂也。後世出就外傳。而孝始文入就仕途。而孝始曲。跪上堂。跪斟羹。三時百拜。而奏酒食。意非不善。禮非不莊也。然而君子有不貴焉者。謂其非真也。今天下真有家庭之樂者。無如武陵楊氏父子祖孫。豈特如朋友。且嬉嬉如真嬰兒矣。太公與龍君御先生善。君御傾天下知名之士。客至。太公亦爲具主禮。近得陳氏廢圃。行且結茆編竹。如籬落村墟。文弱治一舟。奉太公漁釣其中。而侍御公。又以使竣。還里門。進無隱忠。退無隱恨。所談非經世。則出世。所樂非好山好水。則異人異書。趨操若一心。雍睦類三代。不知疇爲父。而疇爲子也。疇爲祖。而疇爲孫也。疇爲貴。而疇爲賤。疇爲老。而疇爲少也。則太和吉祥之至也。此非得之太公也。取漿而仆。弄雛而啼。蓋楚人老萊氏之故態也。亦非得之老萊氏也。黃髮垂髻。怡然自樂。蓋武陵桃源之遺俗也。亦非得之桃源也。孝弟之樂。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孔孟

鄒魯之家法也。而又何疑于楊氏之父子祖孫。請以此為太公壽。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五終

壽敘

雲間陳繼儒著

壽敘

壽元輔少師瑤翁申公八十敘

甲寅秋。吳門少師申公壽八十。大學士葉公具題與歸德沈公竝請。上即俞旨下璽書。特使馳問公於家。蓋自升儲及上慈聖徽號。與今而三矣。吳中楊去奢葛震甫諸君子。屬不佞儒一言以佐觴。余惟公七十時。朝野薦詞于公者。幾無所容視。儒何能更加於

縉紳先生而竊以救世玩世出世之說請爲公奏之。當江陵秉軸操上急操下嚴。自公稽首歸政而君始君相始相。六曹始還爲六曹。九鎮始還爲九鎮。河不主異議而淮黃之安流如故。邊不主挑釁而虜王之堅款約如故。金不采稅不權。中使不橫出而山市寧救如故。儲事有累揭而不顯諍而官府父子兄弟之間其吉祥如故。此公之所爲出而救世者也。公二十有八而爲狀元。四十有四而拜相。五十有七而辭中書政事堂。安享林下者又二十四年所矣。曩時或考

滿賜宴如天神。或賜答

御書如朋友。或面承

召

對于

毓德宮。出示

東宮諸王子如家人骨肉。而

公則避寵若驚。受之而不加盈也。晚年閱世彌久。感慨彌多。屈指辛卯後之宰相。壬戌後之狀元。且不知誰苑誰枯。誰修誰短。而况區區穴中之格鬪。爨下之諍言。曾何足以辱公之一呷哉。卽受之而不加損也。此公之所爲退而玩世者也。大抵江陵之局。一變而爲名法家。故救世者莫若以寬和。近年之局。再變而爲縱橫家。故玩世者莫若以談笑。夫以談笑爲玩世。

如大人長者。而當嬰兒。則與之爲嬰兒而已。若此者。豈特可至長生。雖謂公得道可也。近有人自洛中來。言歸德大學士沈公。年甚老。甚健。而事亦甚奇。家有五愚公社。曰守株。曰移山。曰刻楮。曰揠苗。并公而五。皆圖畫壁間。有門生故吏至。則拉入杏花酒肆中。或與鄉父老賭博餅餌勝負。以爲樂。此尤玩世之雄者。而公特不如此之不恭耳。舍歸德而外。則有雲棲老人。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及今皆八十。而增減之味。俱已覺矣。則公之轉救世。而爲玩世。轉玩世。而爲出世。豈肯落裴公休。趙公抃。兩相國後哉。申公曰。善甚矣。子之老。而進吾以道也。爲韞然斟酒。三酌康爵而退。

壽滬海陳先生八十敘

往者滬海先生七十時。不佞嘗操文以佐觴。大約謂先生鄉行類陳太丘。不通書京師類唐介。不奏記政府類劉元城。先生笑而領之。而今壬戌又稱八十矣。禮稱耄耋于君。一坐再至。杖于朝。不俟畢。先生笑曰。老臣久私丘壑。絕春明之夢。廿年所矣。請辭。禮養老月有存。有常珍。先生笑曰。不腆秫田故在。請辭。禮鄉飲酒五豆。先生笑曰。僕老猶善飯。無以賓筵嚴我。無以哽咽祝我。請辭。退而召故人子侄。張燈梅花香雪。

中飛絲奏肉。觴詠甚樂也。客睨而駭之曰。先生殆古
之至剛人也。寶刀易缺。長劍易折。垂八十而光芒不
衰。將無齒剛舌柔之旨非歟。余曰。先生唯至剛故至
此。當其爲諸生孝廉時。慨然以天下名教爲己任。有
俠骨而無柔情。有冷面而無脂態。有清議而無綺語。
卮詞既入仕版。自尚書郎以及冏卿。自兩畿兩河以
及三楚。其執法甚堅。砥行甚峻。權要撼之不爲動。名
宿招之不爲應。私謁削跡。公啓削名。里有闕于墻。狃
于闈。居間于公庭。漁獵于鄉曲者。見先生車。輒引去。
聞警咳吐涕聲。搖手障面而避之。雖不便者。譽誹參
半。而一二貝錦之言。終不勝田庚褐父之口。曰。陳先
生至剛人也。假令撤城府。摧壁壘。事不論曲直。是非
品不論智愚。賢不肖。唯唯諾諾。如不鳴之蟬。無口之
瓠。以此博醇謹長者聲。似亦甚易。而先生故羞而不
忍爲也。和同不已。必流而爲鄉愿。鄉愿不已。必流而
爲鄙夫。大丈夫七尺未捐。三寸舌。六寸管尚在。何憂
何疑。而輕擲百年之景光。盼世人須臾之顰笑。何慙
何懼。而盡更老成之故轍。學少年諧媚之步趨。落落

無徒堂堂獨露。如壯士之不借他力。獅子之不求伴侶。非特大人相。抑亦壽者相也。則先生是已。若老氏齒剛舌柔之說。此可以教中人。而不可以動豪傑。筆柔而敗。硯剛而存。藤蘿柔而善緣。萎于霜雪。松柏剛而似傲。挺于歲寒。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又何疑于陳先生。

壽封修撰見峯張先生八十敘

太史君一以辛丑。廷擢第一人。是年太子寇婚。

禮成上。慈聖尊號。覃恩京朝官。太史得封。見峯先

生如其官。丁未。先生方八十。太史請于朝。假休沐

歸上觴。遠近束錦羞璧者錯堂下。太史謝不內。而徵

陳子一言爲壽。陳子遜者再。及春花時。始得操筆而

祝先生。余惟東海公以名臣震朝野。再傳爲黃門。爲

侍御。其後甲第駢起。幾十輪而九戟矣。見峯先生獨

不獲以經術顯。太史一鳴。以先生身親見之。父老云。

山川有靈。余謂彈丸峯泖。何足當君一。要自先生長發其祥耳。先生性軒爽。當家世中衰。挺身左右翼。日以孝弟恭儉爲政。自拜封典後。被服樸素。門庭蕭閒。閭史無過書。公府無溷牘。逍遙文史山澤間。丹靚碧瞳。疾步健嗽。度其規模尺幅。蓋古之有道君子歟。陸文定公嘗謂予。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于朝。閩林氏三世四尚書。下亦爲郎署牧守。而常與孫宗伯季泉。林尚書肖泉。對山游。言貌愿朴。視寒峻無以異。詢其人。人則約歛。檢括更過之。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處焉。其子孫貴盛通顯根本。亦確在于此。今太史君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端靜狷潔。弘雅精嚴。惟恐隕越先世之家聲。是懼。而先生素心素風。嘿相扇助。豈惟不愧東海孫。其意亦欲教太史君事事第一也。自古父子世登狀元者。爲安氏梁氏張氏。兄弟繼登者。爲陳氏孫氏。一姓二狀元者。爲宋氏翁壻皆狀元及第。而年最少者。爲汪應辰張孝祥。三試而元者。幾人。膺首選。而他讓者。又幾人。而惟王沂公之博大。呂文穆之寬。

簡文信國之忠義。吾朝二羅之風節。文章賢者。至今樂道之。君一真其人乎。君一汰雜賓。核掌故。隱然以三不朽自任。而當世亦以公輔期之。若後人遡考其所自出。如歐陽司馬公父。則先生姓字。因與之並傳于無窮。其壽又孰與今。甘多哉。東海公若萌之始。芽。侍御黃門若甲之始花。及君一則爛熳矣。栽培護愛。以收碩果之報。是在先生。昔張文孝公爲狀元。性至孝。願以己官秘書郎授父。真宗許之。父年九十餘。見其子入踐樞府。宋人艷爲美談。垂五百餘年而鮮有繼者。繼之請亦自張氏先生始。

壽敦五孔先生八十敘

乙丑 皇太子誕生。太史玉橫孔公奉

詔書頒示

江南江右。還壽太公於里居。出而仗節。入而介觴。鳴玉佩魚。鏗然委地。遠近聞而艷之。比時邦君具牛酒。鄉紳具羔鴈。父老子弟。芟除洒掃。逆之境。宗長聚族。逆之郊。有洞庭孔介孺者。太公族也。走詣陳子。請屬祝詞。往介孺客蕪湖。遇長公泰華。授經曾氏。按譜相質。同出曲阜。端友公喬。端友生三子。長居衢州。次居句容。三居洞庭。自是泰華介孺。敘年爲昆弟行。太公

往來京師。數向蕪湖訪介孺。而次公則魚服雀舫。直覓介孺於洞庭山中。遊四日乃歸。其敦族最爲篤摯。每爲余言。太公廩廩有道君子也。孝友博聞有行義。取予不苟。以明經官蜀中。隣水簿。清節著聞。三年拂衣去。去之日。棧車羸馬。橐裝蕭條。邑人嘆贊不容口。曰。丞簿匍伏大吏階下。往往類寒蟬凍蠅。而孔公此行。如青鴻黃鵠。翔於霄漢。豈可羈紲哉。願伐石建祠。俎豆公於永永。而太公則透蛇。謝曰。吾非耻折腰小兒。第我家五男兒。頗出杜少陵陶柴桑上。又何戀區區區五斗爲也。未幾長公泰華。次公玉橫。先後讀中秘書。青城靜父皆食餼。才名互相甲乙。武庫經笥。家駒國寶。哀然萃于一門。而太公又以覃恩鉅典。封如次公太史官。得

天子制詞甚美。仕兼吏隱。祠有豐碑。清畏人知。家無擔石。真言言實錄也。太公居恒課子。文章欲其根本。六經德業。望其師模。三代蠕言螿動。俱無愧于孔氏之家法。而後卽安。今次公簪筆經幃。衡文場室。啓沃皆第一。法言甄拔皆第一。名雋高山大川之局量。金

鼎玉鉉之聲華。業已揭日月而懸人間矣。有如操大柄。決大事。收攝人心。休養物力。以清靜和平之福。還之朝野。以康寧仁壽之福。分之太公。謹四知。提百忍。聚太上之三立。演謙卦之六爻。止沸止囂。去羨去泰。卽春秋八十。猶彭篋之小年也。昔蘓老泉與子瞻子由。同入京師。歐文忠韓魏公。奏其文於朝。僅除著書郎。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而止。孔氏二史。不減兩蘓。而太公笑擲雞肋。食報鳳毛。朱黻方來。黃髮未艾。視老泉先生。所得不更饒乎。老泉蘓氏族譜。雄健俊偉。光輝明白。讀者喜其本本原原。有孔子孝友爲政之遺意。今太公邂逅笑談。忽得洞庭句容二派。合爲南宗。凡與介孺驩暱無間者。二十餘年。其猶蘓氏行古之道也。隋唐之朝。譜局隸于翰林宰相。皆帶知譜事。况孔氏以聖裔而居帝鄉。比之舊閥名家。其關係猶重百倍。自今以始。葛庇根。葵衛足。太公百歲之年。皆介孺一家鳩族之賜也。寧容無片言以獻。故徵陳子文。授之祝史。以侑人日春酒之觴。

壽雲從范先生八十敘

古三代八十者。帝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巡狩四方。諸侯待于境。帝先見百歲翁。次九十。次八十。東行西行。弗敢過。欲言政。帝就之。三代以下。此典不再舉。僅見於漢之老更。而後則寥寥矣。我朝惟鄉飲禮差近古。然名實不稱。有識耻之。是故甲姓巨閥。當耄耋之年。不敢聞之。薦紳長吏。而徵詞山澤之癯。如雲從先生是也。先生范文正忠宣裔也。濯行績文。介儀矩步。里落化之。遠近高才生。多廩廩執北面禮。先生擊蒙

發部。舌佃以事二親。餘廩六姻三黨。父事兄。母事嫂。子視諸從。侄極有恩。孝弟章聞。學使者旌其閭。爲風教勸。久之。用明經高第。令慶雲。通敏廉潔。著有民譽。會仲子異羽。負冰鏡之望。拜天官郎。先生遂拂衣歸。歸而遇。覃恩受子封。笥衣冠藏之。于郡邑庭。不數數也。郡邑虛左大賓。迎先生。一再應謝。不往。日挈諸故人。鹿車魚刀。逍遙山。堰水涯之旁。三雅而醉。三商而起。有談市朝者。移他語置之。或呼棋楸聲亂之。暇則爲子孫衮衮。談說經史。與朝家二百餘年掌故。

齒及忠孝節義。捋鬚拊膺。慨然若撫其會。晚窮性命之學。宴坐凝神。聲跡俱闕。俯而讀。仰而思。神明湛如也。人見先生去官早。擬以九十日之淵明。六百石之曼容。而余謂未足盡先生。大約類文正忠宣父子耳。夫文正捐田贍族。捐宅建學。忠宣捐俸以廣義庄。而先生寒賜襦。飢賜粟。市藥掩骼。垂老無倦容。其利濟同也。文正文章本於六經。忠宣以作者自命。禁林典冊。及當代金石碑版之文。皆出其手。今先生嫻經術。工詩賦。而異羽言語妙天下。藝苑推爲代興。其文學

同也。文正與孫明復、張橫渠、胡安定共論中庸春秋。明堂禮樂及鄉飲酒禮。先生弟子二百餘，皆知名。孝秀爲引經敘史，幾至嘔心。而又延閩師里老講讀。

高皇帝律令於鄉，其整訓邦族同也。文正忠宣剖斷國是好銓別邪正賢不肖。今先生汲引後學，異羽倦倦以搜揚賢士大夫爲已任。其雅意人才同也。文正忤夷簡去，忠宣忤安石章惇去。先生性剛嫉惡，謝慶雲令異羽抗時自劾，謝吏部郎。其急流勇退又同也。夫家常細小，父子猶有同心。若去官而子謀之父，父

謀之子，稍非大賢必且拂然于鼻息喉嚨之間。柄鑿而不相入，如先生是父是子，解弢掣鞣，不爲功名富貴所籠絡者，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先生春秋八十，勇噉翔步，其氣不少衰。頃天子詹吉視太學，推擇海

內篤行者，宿惟先生足當三老五更之選。而異羽詔起尚璽丞，將車執杖從焉。有如天子設漿執醕，僕而問政，其將理何語置對。忠宣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夷較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不武。

也。此語與今日時事頗相類。先生有意乎。請以爲聖朝獻老乞言之助。

壽特進元老鳳林杜大將軍八十敘

今國家九大鎮。無若榆林之士馬。號稱精強。其起家世弁。臨壇授鉞。兄弟父子相繼爲元戎。無若杜氏三傑。而杜氏之功名壽考。又無若今特進鳳林公。公以天啓改元之歲。稱八十元老矣。時當壽辰。羔雁牛酒。輻輳戟門之外。自朱襖青衿。黃童白叟。以及兜牟介士。解辮胡兒。左執綬。右執綬。前祝噎。後祝鯁。笳鼓沸天。歌舞動地。大將軍日章率兒弘域。序立拜跪。進百年之觴。猗與盛哉。公十七從軍。以旅帥分屯城。募勇

選銳數與虜格。數有功。功狀載在幕府。初賜節延綏。鎮將書告急。公斬明安。走莊禿賴。得虜首四百五十。甲仗無筭。再鎮寧夏。松山酋賓兔台吉糾宰着等。蹂躪甘肅。公授策諸將。斬級百二十有奇。賓兔歿。妻比吉伏賀。蘭山後。公遣子日章爲先鋒。至黃草灘。百餘里。三戰三捷。比吉迎戰。敗走。又斬級九百七十。駝馬千馱。已宰着聚兵武塞外。公先發直薄虜營。轉戰數十里。斬其酋三人。虜一百二十余。諸虜自是叩關乞款。不敢渝香火盟。亦不敢輜一矢窺西鎮。望見麾蓋。輒咋指相戒曰。杜家軍來。宵遁矣。公前後賜朱提累千重錦。累百進階一級。誥封三代。子日章。十三拜指揮使。稍長。經百戰。神武赫然。拒吉能之請封。降猛可什力之部落。其威名潔操。幾與公兄弟鼎足。公告老于七十前。而日章解甲于四十後。自古大將功成名遂。身退如杜家父子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遘也。昔馬援六十二。請征五谿。披甲上馬。據鞍顧盼。雄則雄矣。及進壺頭。則穿岸以避暑毒。曳足以觀賊勢。左右哀之。莫不爲之流涕。沈慶之。自五校登三事。讓還官

舍日與子孫中表校獵田園中。樂則樂矣。竟以盡言
仰藥而吻。此兩人最爲千古恨端。何如公以忠孝爲
前茅。以神仙爲退步。飲噉如飄風。叱咤如轟雷。轉盼
如巖下電。披鎧躡蹬。舞劍鬪槊。矯矯如十五鉄小兒。
今蠖蟄不欲出耳。有如邊陲蠢動。冲主下尺一求
宿將于臥彪蹲虎間。日章如曹瑋之代曹彬。講邊備。
蒐人材。決不出父下。公如趙充國。賜安車駟馬就第。
朝廷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是父是子。自
應王侯。寧詎紆紫橫玉而已哉。公聞之。嘆曰。吾嘗念
松弟忠竟。涔涔涕不休。旣而沃酒酌之。大丈夫當如
此矣。今父子歸隱。我家華山。非爾家希夷先生熟睡
避詔之所乎。陳子駢騾西來。吾勅兒迎于蓮花峯下。
共爲長生不老事。若斗大通侯印。則請付之弘域等。
老翁炊黍之夢。栩栩覺矣。日章曰善。請進康爵者三。
而後遣百隊紫綃。奏太霞真人之曲。

壽顧恭人五十敘

往已未仲春廿五日。余嘗修祝者。詞于問卿申公。公當杖鄉之年。神審甚旺。南臯鄉先生薦公。起補故銜。今歲癸亥。始轉南太常。顧恭人稱五十矣。公迎之南來。意欲謝里中羔鴈牛酒。而楊季蘅則謀之陳子。請以清言代筐篚可乎。子盍為我操文以佐觴。今吳中稱高門大閥。無若相國申。舉江表衣冠之族。莫敢鴈行。玄渚公擇繼。獨推梁谿顧先生。名德方正。其女夙有令聞。納璧于歸。屏去一切時世粧。持以嚴重。上下

宜馬。雞鳴候相公黃夫人于寢門。問安上食。如故嫺習者。黃夫人奇愛之。曰。吾娶婦得女。司理徐孺人莊事之。曰。吾得女兄。姬媵而下。解襦推哺。心德不去口。曰。我得母。又得女尊師。當文定拜相時。太常公避事權。收物望。夾袋羣賢。推轂衆正。外不告朋友。內不謀之。恭人恭人第謹操內秉。客至具餼醴。歲飢發庾廩。遠近以緩急告。施金錢。太常爲文定襄大事。建特祠。徵文于四方。上袞巨儒。恭人拮据佐之。罄囊掃橐。無所惜。撫前夫人一女。甚有恩。程督六丈夫子。才名赫

然。略不假以辭色。嘗曰。男有志。女無態。此皆吉祥善事。福亦隨之。約束童婢。不翔視。不比肩絮言。不及于帷牆。惡聲不加于犬馬。閨門之內。肅肅雍雍。非積習兩家名教。曷臻此乎。余嘗讀家人卦。而有感也。曰。閑有家。曰。嗃嗃。曰。有孚威如。夫世家婦無事他奇。惟一重。足以御百輕。近世明粧炫服。好爲艷。流盼媒語。好爲佻。寶馬畫船。好爲名山大堤之冶遊。始則識者嘆。繼則笑。又甚則里婦習爲故常。慕而効之。而勢不可復返矣。有如得顧恭人者。閑以嗃嗃。孚以威如。豈惟

颺相公丹青之譽。贊太常清白之風。即使女子有行。聞之且愧且悚。惟恐顧恭人知。三吳風尚。豈不凜凜。朝典哉。國有重臣而國是定。家有重婦而家範端。余之有感而爲顧恭人壽也。旣爲吳中慶。更爲季蘅姻。姪慶。故授言于祝史。奏之以俟。劉中壘者。採而傳焉。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敘

吾郡浦上世家。無若竹岡李氏。其兄弟以進士起家者。則自大叅約齋公。與今司寇郎易齋公始。檢齋公操家秉。居季孟之間。兩公得不廢讀。而袁孺人實左右之。夫易之論睽。專起于家人。然不過二女同居耳。若夫聚族而處。其食指漸繁。而猜心慎色。日益起。非有明識女子。調而制之。則牧兒竈婦。皆得易面反舌。而操離合之權。閱墻狴帷。猝起頃刻。分而爲塗人。戰而爲胡越者。不可勝道。易之所以反覆于家人卦也。

袁孺人本出名家。雅著令聞。當大衆司寇。倚辦于檢齋公。檢齋公心計手畫。無所不精。詞大要以慎靜成。兩公之廉而已。而一切妯娌間。米鹽細瑣。顰笑取與。悉聽之孺人。孺人聞雞鳴。朝于舅姑之寢門。夔夔如也。享廟獻客。新樽析俎。井井如也。大衆司寇之恭人。冕而垂珈。左統照綺。右綺照統。孺人衣褐中處。介介如也。則又油油如也。晨必先田僮起。夕必後織婢息。日門未闔乎。雞鶩逸乎。牛未飯乎。禾雜秭乎。燿火不息乎。釜不滌。衣不浣乎。則又呼諸子而質之曰。讀誦益乎。食噉進乎。師匪怒伊教乎。鄰嫗至。則曰。漚麻乎。而配鹽幽菽乎。而乞醯茗乎。檢括臧獲。則曰。無鬪乎。無羣飲徒手博乎。無闌戶外玷主人翁乎。無雌懦不事。飽臥爨下乎。大衆兄弟聞而喜曰。吾不復反顧矣。其出則有清。白治辦聲入。則不聞有鬪于市。號于門。譁於同室者。豈盡檢齋公力哉。則袁孺人所嘿相多矣。古今兄弟同居者。遠推公藝。近推浦江鄭氏。其他非漢嫂。憂羹。則繆妻析產。司牝一鳴。雁行中斷。若孺人之恭儉莊智。識大體者。能一二見哉。天必且錫之。

大年爲女宗爲母師。以風示閨範于永永。百歲觴未
可量矣。士訓昆季。驥然曰。善。請書之屏。進母夫人帷
而觀焉。

壽武塘錢母陸太君七十敘

武塘錢母陸太君。庚申登七袞。次公康侯守大名。不
獲御母歸府舍。盼盼瞻雲。陟岵間。長公抑之持節擁
傳。過家休澣。奉卮酒上壽。邦君列羔雁。父老具牛酒。
賁相望于其廬。太君搖手曰。吾家真素。不得使里閭
怪人薰灼。抑之謹受教。而通家如不佞輩。誼不能無
一言。往抑之與諸兄弟。讀書樵李南湖。包園中。湖去
城遠。不復聞城頭搗鼓。率候雞鳴。及膏盡爲節。甚或
過之。文成奏予。予謬爲塗乙。閒談經史。以及掌故。稗

官家言彼此反覆送難無諱無猜似猶有古道存焉者。余過抑之。忠所翁率康侯出肅堂中。太君飴以上客之食。已康侯先得雋。抑之蹭蹬公車。每訪余。臨饋而嘆曰。我母出靜池陸氏。陸氏門壻官給諫吏部。獨先君困諸生。未通顯。先君已矣。如吾母乎。意蓋欲博一第以報太君也。乙卯舉賢書。丙辰。賜狀元及第。太君聞之。且喜且怖。勅門者無入賀。無問便利田宅。無張質庫。無收聚舍人兒。無炫時世粧。晨起部署諸力作。晚視爨下薪。戶下牝。而後即安。居恒食筭器。衣

大布衣而已。客歲抑之歸。閉門百餘日。始入郡報謁郡縣。及先生長者。不納餼率。不置酒高會。不通門人。北面刺。焚香堅坐。日討先朝之故實而讀之。自宮府以及諸曹。自三韓以西。六詔以北。歷歷往來于胸中。而挑之講學談兵與夫朝野向背之局。皆嘿然不應。金馬乎。木雞乎。吾不得而倪之矣。古來不愧科名者。代不數人。皆執玉捧盈。自重檢點。而人亦以重臣期之。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緩急之用。後世歲入輕。交游輕。筆舌輕。于是羣喙嗶嗶。衆目睽睽矣。抑之以

一淡蕩滌百羶。以一靜彈壓百動。而康侯又能醇謹
潔廉以濟之。諸孫襁抱者解盼笑。縮髮者解呶吾。勝
寇者嫺文章。而不闌戶外十步事。門庭藹肅。清風穆
如。太君雖以二子貴。猶然七十前寒書生母耳。昔陶
母截髮挫薦。使侃享客。以交勝已者。秦仲瑛白母請
客。既至無勝友。毋怒責之。是二母余尚以爲多事。蓋
此可行于聲名未立之小兒。而不必行于科名竝盛
之兄弟。澹泊寧靜。諸葛武侯相業之所繇出也。舍成
都八百桑而外。寧有餘粟餘帛。舍司馬德操龐德公
而外。寧有異人。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羹玄酒。惟淡
故不厭。天地惟靜。故不朽。錢氏子母其知道乎。卽巨
儒經世。列仙住世。不出此矣。吾聞其宗明吾先生者。
得道君子也。太君試以不佞之言質之。

壽宋母沈太夫人七十敘

吾鄉屈指闕閱。則蕭塘宋氏稱名家。其家以科第顯者。若絕若續。而獨其子孫皆讀書務理道。孝弟力田。循循然有法度。無一切鮮怒務外之色。蓋庶幾先民之程哉。余與賓之明之遊。因得習于謙之坦之兩兄弟。每相對未嘗不商畧騷雅。土室藜羹。竹牕夜雨。怡怡如也。太夫人徙而鄉。則謙之坦之爲政。太夫人徙而城。則賓之明之爲政。諸兄弟遞相過從。視七箸。候寢興以爲常。而又時時跽而謝無狀。太夫人則撫慰

之。曰。見不憶我與汝言避倭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我與汝言汝父不幸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汝觀汝益方十歲。汝晉汝履啼襁中時乎。曰。故知之。嗟乎。吾曩時。褐視錦。菅視肉。刻視日。日視歲也。今吾有婦且有孫。衣重襲而食重簋。貴不人前。行不人後。吾真有吾子矣。無所事祝矣。余嘗笑俗學之陋者。往往欲博一第。以爲親榮。夫必鳴玉曳綺而稱人子。則曾閔不稱孝。而茅容尹焞非人耶。且世之科第尊顯者衆矣。啣命千里。山霧江湍。親老不獲從。而甚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之于賓客笑語。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以此視賓之太夫人。果孰得而孰失也。余與賓之諸兄弟。食貧同。兩家之老而安貧亦同。家大人七十時。諸君爲卮酒上壽。而余留滯鴛湖之濱。無能爲太夫人役。而敬獻其一言如此。非特寬太夫人。且以自寬也。宋氏名家多有道者。請以是言質之。

壽董宗伯元配龔夫人七十敘

往者董宗伯杖國之年。凡里俗羔雁牛酒。逆屏不敢前。卽家居集冠蓋。懸鐘鼓。僇僇歌舞。以上百歲觴。偵之寂如也。夫人少於公兩歲。今丙寅小春朔。七十矣。謝祝復如前。太守曰。古長吏崇重風化。表女宗。號母師。又如漢中太守。執子禮于杜泰姬。皆載在史冊。今率諸大夫詣門而祝董夫人。抑猶行古之道也。夫人出海上龔氏。其族有臺省兩兄弟。稜稜以風節著聞。夫人旣歸公。手續以供兩尊人。中饋肅給。客至具茗。

串而已。不聞庖厨聲。公試蹶。則下機慰勞。亦不聞有
幾微愁嘆聲。一盞粟。三浣衣。若將終身焉而已。其後
神考拔公中秘。光廟擢公講帷。今皇帝追念甘
盤。歷登禁近。夫人邀。綸告之譽非一。累茵列鼎。象
服魚軒。而居恒素風素德。一似諸生婦時。不誨妬。不
冶游。不通門外瑱環之問。撫視諸娣。媵如女。教誡諸
子孫。如察吏嚴師。稍長婚娶成名後。亦不復數數也。
初公在北時。廷議欲推少宰。公堅辭。擬北大宗伯。又
堅辭。未幾請南。遂上引年之疏。溫旨敦留。賜傳

還里。夫人笑曰。公少無宦情。老無媚骨。鳴犢見殞。倦
鳥先還。知幾其神乎。客以枚卜挑公者。公曰。無多言。
恐夫人聞之。笑而齒冷。昔楚莊王聘北郭先生爲相。
先生曰。臣有箕帚婦。請入謀之。其婦曰。君以容膝之
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山濤謂婦韓曰。
忍饑寒。當作三公。夫曰殉。微有怖心焉。曰忍。微有市
心焉。今夫人尋常蔬練。習而安之。但願公却熱地。避
爭門。急以得歸爲幸。不以得宰相爲憂。其賢于古人
遠矣。倘夫人凝滯不化。鼻息拂然。或對案不食。或蒙

被竊嘆公能急流勇退如此快人意否。自公出都門
以來。未及兩匝歲。揆席之地。露齟戟手。幾闕爲戰場。
譴者譴。歸者歸。黃金相印。顛倒予奪。如反覆手。達人
大觀。直不得邯鄲枕上一笑。公未老而引年先之。槐
宮之夢先覺。蔗鄉之味方甘。極人間全福晚福。悉萃
於夫人一門。視宰相果孰多也。即使公坐政事堂。衣
袞圍玉。押數道黃昏文書。豈若著作翰墨。流傳於六
宮四裔。象譯雞林。皆知有董宗伯哉。宗伯之筆。頓令
枯者榮。短者修。士大夫每有家慶。數千里輿金輦璧。
恨不能乞其片言隻字。以爲家世光。以爲子孫重。余
則烏能壽夫人。夫人附宗伯而傳。真壽矣。真壽矣。

壽范母馮宜人七十敘

往吾鄉有二偉人曰大范小范大范方額豐頰目纖
瞳炯議論多準繩確然若不可拔小范剛勁孤硬少
緣飾口吻袞袞有面詈而無腹藏兩先生就有司試
其名遞相甲乙出行衢市上里中兒及貴人長者皆
引車避之曰此華亭二蘇也而兩先生亦落落意不
可一世瞠目掀髯如鸞雀摩騰龍象蹴踏至今父老
見少年負氣者曰爾才亦大小范耶小范者為叔子
先生大范者為訥齋先生叔子老著書自豪訥齋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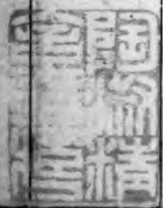
生以鄉進士刺萬安。捐賓客久矣。其子若孫皆斌斌有文行。則先生配馮宜人教之也。先生少貧。雄于才。度可唾拾一第。不喜齷齪治生產。而性又好客。客至不聽出。談笑達墻壁間。而宜人歛氣應之。未嘗以釜憂壘耻告也。先生屢上公車。罷免歸。宜人爲緩拂纓。上塵。慰勉數四。未嘗不下機迎也。旣登賢書。賀者傾妯娌。未嘗以泰色見也。從先生于官。渡嶺截海。亦未嘗以怖色見也。經紀萬安之後事。口血幾盡。匍匐萬里。以素車歸。未嘗以名香珠琲點廉吏裝也。歸而卜

宅卜坎。有子杜門。有孫遶膝。且嫻于文章。行就婚矣。宜人日從大士龕。布衣蔬食。優游以恬其天年。其歲月豈可量哉。江東之俗。家汰人侈。而三吳尤甚。高髻纖絺。明妝炫服。此不起于寒畯。而起于世家。世家轉相競效。又不起于有檢之縉紳。而起于一二無識之女子。司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宜人之慈儉莊敬。老而不衰。凜然自成范氏家法。其堤坊陰教不淺。度必有善人君子以食宜人。不盡之報者。其在伯斯父子耶。是文苑中。世世有大小范也。宜人請爲踴然而進。

婉婉事之。儲甘毳上食。雅得其驩心。筠庄翁客燕齊。病歸。夫婦搗聲察色。未嘗頃刻離藥裏間。既疾革。二姑執手相向啼。孺人率諸兒嬰戲其旁。或佯取古今事更相質難。得解而後已。小不懌。孺人倚戶牖。負霜雪。非命去不去也。扶掖病姑。躬爲哺糜。不委左右手。巫醫紛若。寢食廢者經旬。筠庄翁有女弟未嬪。孺人出嫁時奩厚遣之。已孀居。藐孤在抱。爲護持其母子。以節孝聞。程姑弟瞽且貧。孺人衣食之三十載。并葬其不舉之喪。生死皆無憾。其他爲某子娶婦。爲某女

贖兒。皆出孺人裝。而且逡巡遜讓曰。此行吾先公與兩姑意也。初慕筠公少孤。宗人畧其貲。無餘息。客有挑爨者。孺人勸曰。尊卑分也。羸縮命也。請以勤儉補之。可乎。于是掃私橐付公。而身則早興晚臥。浣衣蔬食。爲童婢先。操機杼。課樹畜。其積遂與素封等。孺人乃詔六子而教之。半受鄒魯書。半受卓鄭書。吾老矣。請受竺乾古先生之書。邑大夫以學宮委者。從臾慕筠公樂趨之。不難。籛金相助也。孺人年已八旬。敏步健。噉猶彷彿六七十時。子孫相習爲肅雍醇謹。世守

百忍之訓。家傳萬石之風。和致祥。仁者壽。吾于孺人
決之矣。夫婦好汰。則明粧炫服。近於無章。好織。則數
米櫛薪。近於無禮。無禮無章。何暇好行其德。猝有叩
門求者。搥手瞪目而謝之。至使人含赧。噤不敢發聲
而去。孺人豐嗇中程。施與中緩急。懿親疎屬倚之外
府者。若而年。孺人雖不作佛。故自佛地位人也。今且
久坐小樓。經聲徹晝夜。馴至百歲。度六子雪髯半垂。
曾玄五十餘。亭亭如珠林玉笋。孺人悉攝之。白毫大
光明中。此與老瞿曇十大弟子五百人俱何異。豈必
引南陔白華之詠。西池黃竹之歌。乃稱壽哉。請以奏
孺人。并質之本寧嘉賓兩長者。



...

...

...

...

...

...

...

...

...

